

面试

胡铮 戴永洋

把你们班的人都叫过来,有人不服气啊!”

不一会儿,炊事班到齐了,一脸自信地走上起跑线。结果怎么样?炊事班5个人全部跑进了12分钟,最慢的是兵龄12年的炊事班长,不过也是11分45秒!

说出去的话,泼出去的水。面试失败的黄小琥决定不再提任何与换专业有关的字眼。然而,口服不代表心服,黄小琥的心中始终有个疑问:炊事班一天要做三顿饭,训练时间那么少,怎么会跑出这么好的成绩?

因为心中的困惑,黄小琥连续三个晚上没有睡好。这天,他终于忍不住了,决定熄灯后去炊事班一探究竟,结果,让他大吃一惊:炊事班的宿舍竟然空无一人!

黄小琥一头雾水,回去的路上,他隐约看到连队右侧的操场上有几个身影在移动,走近一看,正是炊事班的4个人。只见他们穿着体能训练服,正满头大汗地进行体能训练呢!

那一刻,不知为何,黄小琥的心突然跳得好快,仿佛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“体能加餐”。黄小琥感觉脸上火辣辣的,心也跳得更快了。可以确定的是,今晚,他可以睡个好觉了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熄灯号吹了半个小时,黄小琥仍然没有睡意,躺在床上翻来覆去。

出现“烙烧饼”的情况,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准确地说,是从三天前那面试题开始的。

话说那天,黄小琥一吃过午饭,便径直敲开了连长的房间:“连长,我想换个专业!”

“换专业?”连长放下手中的笔,笑着问道,“你想换什么专业?”

“我觉得,炊事班就挺好的。”黄小琥见连长和颜悦色,心情不错的样子,便毫无顾忌地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,“每天为战友们服务,应该很有意义!”

这哪里是想去炊事班,分明是打退堂鼓的节奏啊?连长是从战士提干的,对战士们的心思再清楚不过了,尤其像黄小琥这样军事素质一般的同志。

听完黄小琥的汇报,连长心里就已经有了主意:“想去炊事班,可以啊,我没意见。不过,按照连队的传统,想进炊事班,先要过面试!”

“面试?”这一次,轮到黄小琥蒙了,刚才还喜上眉梢,转眼就晴转多云,就连声音也低沉了许多,“面试什么?”

“咱是步兵,当然面试跑步了。老规矩,三公里12分钟,跑进了,照你说的办;跑不进,按我说的办。怎么样?”

相比连长的轻松平静,黄小琥显得局促不安,要知道,他最大的弱项就是三公里,之前最好的成绩也就12分30秒。但是,事到如今,他已骑虎难下,没有退路了。

终于,挨到了下午体能训练时间。黄小琥早早地出现在了出发点,他甚至换上了新发的迷彩鞋,心想着,新鞋或许能给他带来好运气呢!当然,他的努力也没有完全被辜负——12分15秒!

按说,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,不仅破了个人纪录,而且还进入了良好的行列。

“黄小琥不错啊!”连长在一旁忍不住夸赞了一句,“不过,可惜了,可惜了!”

“我不信炊事班的能跑进12分钟!”黄小琥嘟着气,一脸不服气,小声嘀咕道。

“你这是要挑战炊事班吗?”听到黄小琥的嘀咕,连长没有生气,一如往常那样从容不迫,转过身对炊事班长说,“去



本版插图:李振

长征 故事兵阵 第4816期

“小灶”轶事

■韩光

容去了。

刘战无奈地坐在了学习桌前,先看起了《运动生理学》。心不在焉的他,很快就将一百多页的书翻看完了,接着又将同样厚薄的《运动心理学》翻看一遍。刘战记忆力好,虽是走马观花,也能记个大概。武强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时,他便胸有成竹地说:“班长,你考吧。”

“这么快就掌握了?”武强边惊喜地说着,边随口给刘战出了一道题。刘战凭着印象,牵强附会地答完。武强没有说什么,又给他出了几道题。刘战有的答得似是而非,有的没答上来,额头上渗出了汗珠。

“你的标准也太低了,这怎么行?继续看!”看着武强的背影,刘战有些惭愧又有些无奈地回到学习桌前。“吃一堑,得长一智。我可不能再被武强批评了。”这一次,刘战格外认真,该记的记,该背的背,两天后,他终于胸有成竹地接受武强的考核了。

“嗯,这次回答得还行!”当刘战很流畅地回答完了十多道题时,武强露出了满意的的笑容。

“班长,可以进行障碍训练了吧?”刘战急不可耐地催逼着武强。“对!可以训练下个内容啦!”

“班长,咋不去障碍训练场啊?来这里干什么?”刘战被武强领到了器械训练场。

“刚才我说的是进行下一个内容训练,也没说是去训练障碍呀!”心中有疑惑,嘴上却没再说什么。训练器械时,刘战很认真,一招一式练得格外卖力。他以为这样,会缩短“无用功”的时间,可没想到,一连很多天过去了,这一关武强一直都没有放行的意思。

“班长,我哪里练得不合格?你指出来我好改呀!”刘战终于没管住自己的嘴,可话是尽量笑着说的。“你没能做到学以致用。那两本书的内容你都理解了,可你却不会运用!”武强盯着刘战说道:“知识就是力量。把消化了的知识用于实践,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”接着,武强又结合着器械,讲解如何把学到的知识,灵活用在训练器械上。

武强讲得口干舌燥,刘战听得茅塞顿开。刘战的聪明之处在于,他一旦明白了为什么,就会全力以赴地照着去做。又过了两天,武强让刘战结束了器械训练。

“这回该进行障碍训练了吧。”刘战心里想。可是武强并没有教刘战怎样过障碍,而是让他跑起了五公里武装越野。“这又是为什么呢?别问为什

么了啦,反正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,训就是了。”刘战自己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,他这回长记性了,在训练时自觉地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练器械增长的体能,结合起来。

刘战不再心急了。他不仅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五公里武装越野这个课目上,逼迫自己不断提高标准,还逐渐摸索出一套自我消除疲劳的办法。

“你都练到这份儿上了,就免考了。”这回,武强没有验收刘战的训练成绩,而是将他领到了心心念念的障碍训练场,挨个儿讲解着过每处障碍的动作要领,刘战一边用心地听着,一边想着自己的动作如何协调一致。

武强只给刘战做了一次示范,刘战就一气呵成地跑了一遍障碍。

“挺好的。你这个徒弟很快就能超过师傅!”武强满脸是笑。刘战诚恳地说:“之前所学的知识让我练起来事半功倍,器械训练增强了我的协调性和力量,五公里越野为我提供了强大的体能支撑,没有前期的准备,我哪里能得到班长你的认可呀?”

“优秀!”看着计时时器,武强十分满意地说道。

“今天我真高兴!”这一次,刘战没有谦虚。

“你还有高兴的事呢!连长找我谈了,你过了障碍这一关,是去侦察班还是去射击班,想听听你自己的意愿。”

“班长,我还没在你的手下干够呢!”刘战说的是心里话,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磨合,尤其是几次吃了班长给他准备的“小灶”之后,他越发觉得武强身上有着许多过人之处。在他的班里当兵,真的学到不少本领!

考虑了一下,刘战斩钉截铁地说道:“我去侦察班!”

“啊?”这一次,轮到武强纳闷儿了。

刘战说道:“要想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全能战士,必须方方面面都过硬。所以,我想去侦察班好好锻炼自己,等有了真本事,再去射击班!”

武强眼珠子不错地盯着刘战看了几秒钟后,觉得这绝对是他的心里话,也开心地笑了。

上一时声光俱下,十道火舌交织成夜空中的大桥。一时间,荒原变成了城市。桥下江水汨汨流动,桥上的车载着密集的光噼噼而过。刺破苍穹的枪声和御风飞驰的子弹是欢快的,它们为凯旋点燃了黑夜。

酣畅淋漓过后,江水东流而去,昆仑又寂静无言。射手都长出了一口气。

“注意!注意!九点钟方向还有个小小目标,是谁的?”对讲机急切地问。天哪!果真还有目标!该咋办?都互相看。

“谁还有子弹?”无人应答。都没子弹了,都急起来,额头都要出汗。对讲机里骂着,连长更急!

“啪!”突然,一声清脆响亮划过天际。都抬头看,都扭头找,不等人反应,又一声“啪”传来,声弱许多,是大山给予的回应。

仿佛门后的开关,摁过之后,就给“喀喇昆仑房间”通上电流——天的确一截比一截亮了。忽然想起什么,转头再看目标靶,似乎倒了,又似乎立着。都急着请示:“检验?”连长说:“检验!”

有射手跃了出去,蛇形向山包上拐,跑得缺氧,顾不上歇,喘着粗气,手脚并用,终于看清了:目标被击中,只是背后倚着山石,还歪立着。

大喜,赶紧向连长报告情况吧!可连长呢?急着找。“那儿不是吗?”大家都朝那儿看。百米开外,连长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狙击手相向而立,俩人聊了有一会儿了……

作者简介:男,1990年生于山东济南,现在新疆军区某团任职,上尉军衔。热爱文学,业余写作,有小说、散文作品见于文学报刊。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“砰!”有意瞄准无意击发,列兵刘战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出了枪膛。半身胸环靶,五发子弹枪枪10环,在全连的同年兵中排第一。刘战强忍内心的狂喜和得意,脸上依旧平静如水。

这是新兵刚下班,连里组织的一次检验性射击考核。一心想当射手的刘战验完枪,美美地想:凭着自己响当当的成绩,分到射击班,那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呀。“你有多大才,就给你搭多大的台。”这是连长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。自己射击成绩这么突出,不用问,连里肯定会成全自己的。

可刘战没有想到,连长宣布分配命令,自己竟然被分到了武强所在的班。过障碍是我的“短板”啊,连里咋会这样分配呢?

“你不乐意我继续当你的班长吗?”解散后,刘战的新兵班长武强,用略带失望的表情看着刘战。

武强是全军表彰的优秀班长标兵,尤其是在障碍训练方面有独到的研究,他班里的战士在这方面都是高手。刘战在当新兵期间没少从他身上学到本事,能在武强的班里当战士,怎么会不乐意呢,只是……

“原来你在座谈会上说的,愿意在我手下当兵,不是真心话呀?”正在刘战琢磨措词时,又听见武强追问道。

“愿意,咋会不愿意呢?”

尽管刘战说得有些拖泥带水,但武强好像根本没有感觉似的,只见他开心地笑着说:“这就对了。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留下来的。”

原来是他硬把我留下的呀,刘战的嘴咧得跟吃了苦瓜似的。不过事已至此,说什么都没有用了,更何况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为天职啊!

刘战觉得武强对自己知根知底,又极会因材施教,自己在障碍训练方面的短板应该能彻底补强。技不压身,先把过障碍的本领学到手也好。刘战迅速调整好精神状态,准备迎接新的挑战。

第二天是周末。早饭后,班长找到刘战,“你先把这两本书看完,考过了关才进行下一步训练。”武强将《运动生理学》和《运动心理学》两本书递给他。

学它干啥?刘战眼里写满了问号,武强好像没看到似的,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。班里战士的训练不是“齐步走”,武强这是换个布置训练内

容去了。

刘战无奈地坐在了学习桌前,先看起了《运动生理学》。心不在焉的他,很快就将一百多页的书翻看完了,接着又将同样厚薄的《运动心理学》翻看一遍。刘战记忆力好,虽是走马观花,也能记个大概。武强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时,他便胸有成竹地说:“班长,你考吧。”

“这么快就掌握了?”武强边惊喜地说着,边随口给刘战出了一道题。刘战凭着印象,牵强附会地答完。武强没有说什么,又给他出了几道题。刘战有的答得似是而非,有的没答上来,额头上渗出了汗珠。

“你的标准也太低了,这怎么行?继续看!”看着武强的背影,刘战有些惭愧又有些无奈地回到学习桌前。“吃一堑,得长一智。我可不能再被武强批评了。”这一次,刘战格外认真,该记的记,该背的背,两天后,他终于胸有成竹地接受武强的考核了。

“嗯,这次回答得还行!”当刘战很流畅地回答完了十多道题时,武强露出了满意的的笑容。

“班长,可以进行障碍训练了吧?”刘战急不可耐地催逼着武强。“对!可以训练下个内容啦!”

“班长,咋不去障碍训练场啊?来这里干什么?”刘战被武强领到了器械训练场。

“刚才我说的是进行下一个内容训练,也没说是去训练障碍呀!”心中有疑惑,嘴上却没再说什么。训练器械时,刘战很认真,一招一式练得格外卖力。他以为这样,会缩短“无用功”的时间,可没想到,一连很多天过去了,这一关武强一直都没有放行的意思。

“班长,我哪里练得不合格?你指出来我好改呀!”刘战终于没管住自己的嘴,可话是尽量笑着说的。“你没能做到学以致用。那两本书的内容你都理解了,可你却不会运用!”武强盯着刘战说道:“知识就是力量。把消化了的知识用于实践,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”接着,武强又结合着器械,讲解如何把学到的知识,灵活用在训练器械上。

武强讲得口干舌燥,刘战听得茅塞顿开。刘战的聪明之处在于,他一旦明白了为什么,就会全力以赴地照着去做。又过了两天,武强让刘战结束了器械训练。

“这回该进行障碍训练了吧。”刘战心里想。可是武强并没有教刘战怎样过障碍,而是让他跑起了五公里武装越野。“这又是为什么呢?别问为什

么了啦,反正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,训就是了。”刘战自己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,他这回长记性了,在训练时自觉地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练器械增长的体能,结合起来。

刘战不再心急了。他不仅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五公里武装越野这个课目上,逼迫自己不断提高标准,还逐渐摸索出一套自我消除疲劳的办法。

“你都练到这份儿上了,就免考了。”这回,武强没有验收刘战的训练成绩,而是将他领到了心心念念的障碍训练场,挨个儿讲解着过每处障碍的动作要领,刘战一边用心地听着,一边想着自己的动作如何协调一致。

武强只给刘战做了一次示范,刘战就一气呵成地跑了一遍障碍。

“挺好的。你这个徒弟很快就能超过师傅!”武强满脸是笑。刘战诚恳地说:“之前所学的知识让我练起来事半功倍,器械训练增强了我的协调性和力量,五公里越野为我提供了强大的体能支撑,没有前期的准备,我哪里能得到班长你的认可呀?”

“优秀!”看着计时时器,武强十分满意地说道。

“今天我真高兴!”这一次,刘战没有谦虚。

“你还有高兴的事呢!连长找我谈了,你过了障碍这一关,是去侦察班还是去射击班,想听听你自己的意愿。”

“班长,我还没在你的手下干够呢!”刘战说的是心里话,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磨合,尤其是几次吃了班长给他准备的“小灶”之后,他越发觉得武强身上有着许多过人之处。在他的班里当兵,真的学到不少本领!

鸽哨声声

■王小明

“你住在哪儿?”我轻轻地抚着她头发。“我跟妈妈住在山下。”她两只有的眼睛睁得很大。“妈妈带我去高原看过爸爸,要爸爸回来。爸爸流泪了,说哨所离不开他。”不知什么时候,她眼里竟然有了泪光。我心头一颤。一阵阵山风迎面刮来,发出“呜呜”的响声。

“叔叔,这只鸽子送给你,这一只请你带给我爸爸,好吗?爸爸说过他最喜欢鸽子。这两只鸽子是那次我跟妈妈到山上看爸爸,有个当兵的叔叔送我的。”她摘下胸前挂着的两只用子弹壳琢成的鸽子,交到我手里,笑了笑,就转身追赶她的小伙伴去了。我迟疑了片刻。鸽子雕琢得很粗糙,我下意识地把它放到耳边,仿佛还能听到鸽哨声声。

“小姑娘,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朝她的背影喊。“婷婷。”她回过头来应了一声。“婷婷,以后如果我碰到你爸爸,我一定会把这只鸽子带给他。”我冲着她背影用力一字一字地喊,眼中不知不觉便湿润了。

抚摸这对鸽子,就好像捧起了甘醇的回忆。五年来,这对鸽子始终跟随在我身边。五年过去了,小婷婷应该出落成小姑娘了吧,她爸爸可从高山哨所回到了她的身边?

“快点快点,驾驶员已经热车了。”

“跟他说明,大伙儿5分钟后就能登车。”该绑的绑,该系的系,动作快的已经钻出帐篷,门帘还没放稳,又钻回来,“冷得很,都穿上棉衣棉裤!”

动作一下子都快了,一阵爬上爬下的翻倒声。

穿上冬衣,门好像变窄了。背枪换提枪,一个接一个侧着身出门。

冷气一下子麻了头顶,赶紧戴上帽子,裹紧护具,集合列队。伴着声“向前看”,连长在队伍前面站立。

“同志们,夜间拔点任务,去年是咱们,今年又是咱们!为啥?这种任务不给咱尖刀班还能给谁?”连长一动员,大伙儿都扯着嗓子叫好,喊完都喘。

“快点快点,驾驶员已经热车了。”

“跟他说明,大伙儿5分钟后就能登车。”该绑的绑,该系的系,动作快的已经钻出帐篷,门帘还没放稳,又钻回来,“冷得很,都穿上棉衣棉裤!”

动作一下子都快了,一阵爬上爬下的翻倒声。

穿上冬衣,门好像变窄了。背枪换提枪,一个接一个侧着身出门。

冷气一下子麻了头顶,赶紧戴上帽子,裹紧护具,集合列队。伴着声“向前看”,连长在队伍前面站立。

“同志们,夜间拔点任务,去年是咱们,今年又是咱们!为啥?这种任务不给咱尖刀班还能给谁?”连长一动员,大伙儿都扯着嗓子叫好,喊完都喘。

“快点快点,驾驶员已经热车了。”

“跟他说明,大伙儿5分钟后就能登车。”该绑的绑,该系的系,动作快的已经钻出帐篷,门帘还没放稳,又钻回来,“冷得很,都穿上棉衣棉裤!”

动作一下子都快了,一阵爬上爬下的翻倒声。

穿上冬衣,门好像变窄了。背枪换提枪,一个接一个侧着身出门。

冷气一下子麻了头顶,赶紧戴上帽子,裹紧护具,集合列队。伴着声“向前看”,连长在队伍前面站立。

“同志们,夜间拔点任务,去年是咱们,今年又是咱们!为啥?这种任务不给咱尖刀班还能给谁?”连长一动员,大伙儿都扯着嗓子叫好,喊完都喘。

“快点快点,驾驶员已经热车了。”

“跟他说明,大伙儿5分钟后就能登车。”该绑的绑,该系的系,动作快的已经钻出帐篷,门帘还没放稳,又钻回来,“冷得很,都穿上棉衣棉裤!”

动作一下子都快了,一阵爬上爬下的翻倒声。

夜袭

■孙振者

一口,肺泡冰扎一样生疼,小口吸气吧,空气又稀薄,憋得慌。

“登车!”走几步才觉出脚腿腿腿冷得冷,只有一张脸没有知觉。脚踩得再响,大地也不吭声,只浮起些尘土在车灯柱里晃。

人影晃动中,十个兵攀进了车厢。连长爬上副驾驶座,门刚带上,车就“嗷”的一声蹿了出去。

透过篷布缝看外面,辨不出天和山。不知是空气冷得黑,还是天黑得冷,反正一颗星星也没有,只有车掠起的风,贴着篷布响。

迷糊了不知多久,车停了,灯灭了。大家都下了车,循连长的声。

“成一路纵队,相邻距离2米,开始接敌!”

这双腿是自己的吗?应该还是!因为腿打弯时,膝盖能觉得更凉。意识越来越窄,只能盯在前面一位的脚跟上,听着靴子声,一高一低地走。

突然担心起通信设备来,人都冻成这样了,它能好吗?申请要解手,对讲机里批准了。哨!机器比人耐冻。

转过身去,裤带刚褪下,汗毛都竖起来,皮肤紧缩一片。赶紧放弃,快速跟上前一位的脚跟。

“这么快?”

“没尿。”

“咋不尿?”

“憋着还能存点热量。”

走一会儿,又小跑一会儿,记不起交替了几次,还不见真正的战场。正纳闷着,突然让停止前进。都找掩体,都卧倒,都出枪,子弹上膛声次第传开。

屏息中,命令传来:还要再等。

紧绷的弦一松,这才感觉到腹部发凉。贴紧地面,不让冷气钻进来。抬头向上看,还是黑得看不见五指,只能摸着黑搓手,先手心搓手背,攥一攥,再手背搓手心。有人听着声儿偷偷摸过来,“哎,还有个招,别歇着了,仰过来,匀乎着冻一冻。”

于是翻身让胸口朝天,凉劲儿从最先着地的屁股和后背一圈一圈转上来,漫满全身,心里一阵踏实。“我屁股还在呢!”老兵笑了,能辨出牙白。

遥远的天色已印出喀喇昆仑山的轮廓。那轮廓纹丝不动。

“全体注意,开保险!”指令声虽不大,却震颤!兵们都紧张起来,都看到了微光条件下的目标,都小心地调整角度。都心跳加速,都压住,不让它从喉咙里跳出来。都气往上涌,都憋住,大气不敢出。

“射击!”连长的命令才发出,阵地